

高級中學用



新中華國文

第三冊

編者 沈頤

張文治

喻璩

韓棐

范作乘

方欽照

華士誠

者

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887-3
D824

高級中學用
新中華國文 第三冊

目錄

頁數

哀公問政 中庸 一

萬章問堯舜禪讓禹傳子 孟子 四

理亂篇 仲長統 七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一二

呂相絕秦 左傳 一三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左傳 一八

子產重環 左傳 二〇

* * * * *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二二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二四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通鑑 二六

平淮西碑 并序 韓愈 四二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四九

獻平淮西雅 并表 柳宗元 六四

韓碑 李商隱 七〇

✽ ✽ ✽

遊方廣巖記 林紓 八五

南岡聽水記 鄭孝胥 八八

重修釣台記 呂祖謙 九〇

遊峨眉山記 節錄漫遊記略 王雲 九五

✽ ✽ ✽

太史公自序節錄 史記 一〇一

報任安書 司馬遷

一〇九

報孫會宗書 楊惲

一一九

寄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一二二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一三〇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一三四

與文徵明書 唐寅

一三七

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之一節——對於社會之天職 梁啓超

一四三

辨志 張爾岐

一五九

敬姜論勞逸 國語

一六四

別籍異財議 李紱

一六六

訓儉示康 司馬光

一六九

蕭相國世家史記.....一七五

正議諸葛亮.....一八二

諸葛亮碣文李興.....一八五

范文正公論黃永年.....一九〇

* * * *

郭隗說燕昭王戰國策.....一九四

諫逐客書李斯.....一九六

郭老僕墓誌銘侯方域.....二〇一

贛子記謝濟世.....二〇四

* * * *

與朝歌令吳質書曹丕.....二〇七

答魏太子牋吳質.....二一〇

與楊德祖書曹植.....二一三

短歌行 曹操 一一六

善哉行 曹丕 一一八

箜篌引 曹植 一二九

美女篇 曹植 一二〇

佳人 杜甫 一二一

獨漉篇 李白 一二二

※ ※ ※ ※ ※

項籍碑銘 李觀 一二三

下相懷古 吳偉業 一二八

戰城南 一二〇

新安吏 杜甫 一二一

石壕吏 杜甫 一二三

垂老別 杜甫 一二三

與陳伯之書 丘遲 一三四

代陳伯之答丘遲書 吳汝綸 一三八

代陳伯之答丘遲書 屠寄 一四五

※ ※ ※ ※

論語辨二篇 柳宗元 一六〇

辨列子 柳宗元 一六二

辨晏子春秋 柳宗元 一六四

辨鷓鴣冠子 柳宗元 一六六

辨文子 柳宗元 一六七

辨鬼谷子 柳宗元 一六八

讀論語節錄東塾讀書記下三篇同 陳澧 一六九

讀孟子 陳澧 一七〇

讀左傳 陳澧 二七一

讀諸子書 陳澧 二七三

焚書辨 劉大櫟 二七四

高級中學用 新中華國文 第三冊

哀公問政

中庸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三〕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三〕，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四〕，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五〕；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本文釋要】

中庸、本小戴記中第三十一篇。史記孔子世家言：子思嘗困於宋，作

中庸。至宋二程子以爲此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筆而授之孟子者。是說雖未足盡信，但此書

於儒家爲學方法，開示明白，當是孟子以前儒家所記。朱子爲作章句，與其所撰大學章句、

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合刊，始稱爲四書。本文即據中庸章句本，錄其第二十章。朱子云：『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注】

〔一〕蒲盧、宋沈括以爲蒲葦，易生之物，以喻人存政舉之敏速。見章句。

〔二〕齊、出方平，同齋；潔也，敬也。

〔三〕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四〕既、下一去，同餽；稟、力一上，同廩。既廩稱事，謂俸如其職，祿足以報其勞也。

〔五〕路、リ一セ入，蹟也。

萬章問堯舜禪讓禹傳子

孟子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

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二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三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三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泰誓^四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五，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六〕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七〕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八〕，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九〕，伊尹放之於桐〔一〇〕；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一一〕，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本文釋要】

孟子、凡七篇，篇各分上下，周孟軻撰；或曰：『其弟子萬章輩所述。』

『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歷遊齊梁，說以先王仁義之道，不合。退而與弟子講學，主性善，重修養；論政，輕君貴民。』史記有傳。其書、漢書藝文志以與諸子同列，隋唐志亦然；至宋朱熹始爲作集註，與論語大學中庸並列，始定四書之名，而列於經部。此文見原書萬章上，意即因堯禹之史蹟而申其貴民之旨者。

【注】

〔一〕暴，父×入，顯示也。

〔二〕南河、古九州冀州以南之河也。南河之南爲

豫州，卽今河南地。

〔三〕而、若也。

〔四〕泰誓、周書篇名。

〔五〕陽城、山名，在今河

南登封縣東北。

〔六〕箕山、亦名嵎嶺，在河南登封縣東南。

〔七〕太丁、湯之太子，未立

而死。

〔八〕外丙、仲壬，俱太丁幼弟。或云繼立二年四年，或云僅二歲四歲，不可立，故

立太丁之子太甲。二說未知孰是。見朱熹集註。

〔九〕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

一〇〕桐、湯葬地也，在今山西榮河縣。

〔一一〕艾、治也，斬絕自新之謂。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

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一〕，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二〕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三〕之觀，耳窮鄭衛〔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

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荻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五〕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睨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愿：此皆公侯之廣